

童年過往 ■ 小風

瀛苑副刊

古厝

外公家是一棟外表極其普通的閩式古厝：紅磚砌成的三合院，大廳前有個廣場供曬穀之用，成排的朱槿樹則將房舍口字型的缺口巧妙補平。古厝的南邊尚有個小菜園，栽種著絲瓜、甘藷以及龍眼樹等作物。南台灣充沛的日照給了它們絕佳的生長環境，因此我們一年到頭都有天然的有機蔬果可吃。

這三合院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，歷經無情砲火而能保存至今，也算是那段歷史的見證吧！外公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正三十出頭，家中老小多張嘴巴等著吃飯，即使空襲連連，仍舊得下田工作。有次正忙著，一架軍機不知不覺就挨近了，朝著田裡拼命掃射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外公靈機一動，趕緊趴在地上裝死，才僥倖逃過一劫。

我剛出生時，父母親還沒有自己的房子，賃居在一座三合院中，距外公家僅數百公尺之遙。每天清晨，他們就把我送到古厝，傍晚再接我回家。孩提時期的記憶不甚清晰，但有一幕極其鮮明：每天早上我一到，外公就先將我安頓好，再沖一杯熱騰騰、香噴噴的米仔麩讓我喝(我幼時胃腸較弱，喝牛奶會拉肚子)。那景象深刻印在我腦海中，讓我至今一回想起，就要熱淚盈眶(外公已於六年多前去世)。

隨著光陰流逝，我慢慢學會說話、走路，也開始懂得一些人事。那些年，外婆熱中和同村的阿婆們玩四色牌作為消遣。有時候，她會牽著我的手，走幾條街去會那些牌友摸個兩把。我怎麼也無法回想起，當時一整個下午，我是怎麼度過牌桌旁的漫長時光的？我只記得，黃昏時外婆牽著我的小手回古厝，叮嚀我絕對不能告訴外公她打牌的事。我點點頭，祖孫倆的影子在夕陽下拉得好長、好長。

外公的拿手菜

外公的廚藝可不是蓋的，他會從市場買回五花肉，切成薄片後下鍋搾油，搾好的豬油香噴噴，可以拿來作烹調用油：「炒菜不必放肉絲」；也可以待其冷卻凝固後用來拌飯，那滋味簡直棒呆了；炸過的豬油渣十分有嚼勁，佐以醬油或豆豉略炒，又是一道

美味佳餚。豬油也是他另一道拿手菜——麵線糊中不可或缺的材料：把麵線捏碎，放進冷水中（一定要用冷水，否則麵線煮不糊），再加少許豬油一塊熬煮，等到麵線煮糊了即可上桌。香味四溢的麵線糊，入口即化，極適合未長牙的乳兒及耄耋長者食用。以現代的健康觀點來看，豬油實在不宜多吃，但在以前的農業社會，勞動人口每天得幹許多粗活兒，豬油豐富的脂肪正好提供充沛的熱量，讓他們「頭好壯壯」，是不可多得的寶物呢！而當時已七十多歲的外公，雖然早已不再下田，也沒什麼高膽固醇的顧慮，因為他胃腸吸收能力不怎麼好，一直維持清瘦的身材，我們祖孫兩個，得以放心大啖豬油拌飯、麵線糊，而看起來「很有福相」的外婆，往往淺嚐即止。

終於惹禍了

我在外公家度過的「學齡前期」，大表哥、大表姐與小表姐已離家求學，只剩小表哥在家。除了假期時他們會回來省親，平時我便鳩佔鵲巢，把他們的房間當成探索的領域之一。我最感興趣的是大表哥自己用木條釘的書櫥，裡面有好多書，但那時根本大字不識幾個，唯一看得懂的可能是「三」、「毛」吧！除了書櫥，我對二舅媽房裡的瓶瓶罐罐也很好奇，若是藥錠類的就更非嚐嚐不可了（不知道自己怎會有如斯怪癖，大約是曾經吃過維他命C錠劑，難以忘懷那甜蜜滋味吧！）。這好奇心後來果然惹了禍：有一次，我發現一種甜甜的很好吃的藥丸，便把它當糖果吃了一顆又一顆。待大人們逮到我這個小現行犯時，我已吃掉大半罐，他們只好用最原始的催吐方法——將食指伸到我喉嚨裡掏，我吐得稀哩嘩啦，一整天食慾盡失，並被罰跪好幾小時。想當然耳，自此之後我就對藥丸藥錠之類的東西敬而遠之了。

逛菜市場

不記得是在我幾歲時，外婆在浴室中不慎滑倒，摔傷了膝蓋及腳踝。這一摔十分吃力，怎麼醫都醫不好，從此外婆行動就很不方便，步履蹣跚，一拐一拐的，上下樓梯更是舉步維艱。儘管如此，我還是很樂意陪外婆走上一段長長的路，到菜市場買菜，只因那裡陳售的魚肉蔬果、什貨衣飾琳瑯滿目，讓人目不暇給。我就像進了大觀園的劉姥姥般，四處張望有趣的事物。看著手持半月形菜刀的豬肉劉使勁剁著豬腳，我會想到過生日時吃的豬腳麵線；那邊賣菜的阿雀姨向外婆吆喝：「來哦！福孀，今日的菜頭水噹噹，白泡泡兼幼綿綿，算你一斤十塊錢就好！」而走過賣海產的攤位，我必定要去看蝦子，因為我很困惑為什麼它總是一下鍋就變色了？最令我期待的攤位，夏天是賣粉圓、愛玉、仙草的涼飲攤，外婆總不忘記買塊外公愛吃的綠豆粉粿；冬天則是

賣炸蘿蔔糕的攤子；如果那幾天沒什麼「不良表現」，外婆就會買一塊裹著金黃麵皮、炸得油香四溢的蘿蔔糕，讓我在回程的路上邊吹氣邊吃，好燙嘴的！

自己做燈籠

小時候大夥兒還有過元宵節的習俗，提燈籠、吃湯圓，而且是提的是點蠟燭那種燈籠，一不小心就會燒起來，風太大也會被吹熄，雖比不上電動燈籠方便，卻多了一份古拙純樸之美。有一年小表哥提議「燈籠DIY」，幾個小蘿蔔頭立刻鼓掌贊成，準備一展身手。孰料製作過程並不如我們想像中容易，還好經過小表哥指點，做出來的成品總算差強人意，大夥兒並自我解嘲：功能遠比外觀來得重要。那一年是我記憶中最特別的元宵節，提著自己做的燈籠，真的滿有成就感的！

戀戀情深

和外公一起吃麵線糊、和外婆一塊逛菜市場的回憶還恍如昨日，那個古靈精怪的小孩卻已經長大了。外公已去世六年餘，而外婆身體尚稱硬朗，只是行動依舊不太方便。回古厝探望外婆，成為一種原鄉的呼喚。對一個負笈外地的遊子來說，能重遊兒時舊地是種奢侈的幸福。我想，無論以後世事如何滄海桑田，我依舊會記得古厝的一切，和那些我心深處最眷戀的——童年過往。